

金瓶梅
五
紅樓夢
人物比較

河
吳
角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冯子礼 著

金瓶梅詞話序

卷一

累惟下焉者既不出於心胸
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
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
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
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胸
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

金瓶梅序

金瓶梅詞話書也袁石公必稱之亦自
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
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
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
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構托之意也蓋
金蓮以姦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

年

瓦鼓喧煩爲更替耳借西門慶以描
畫世之大夢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
並諸淫媼以描畫世之丑惡而婆令
人讀之汗下蓋爲世戒非爲世勸也
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情欲心者愚
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
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余

南京出版社

《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

冯子礼 著

南京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9 号

《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

冯子礼 著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湖南路 8 号, 邮编 210009)

东海县工艺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8 印张 20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560—967—5/1·221

定价: 4.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 朱新法

序

何满子

小说切入生活的深度，辐射人生的广度，描绘现实的密度，大致说来是和它所叙述的空间成反比的。中国古代的几种经典性长篇，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历史累积型小说，由于所描写的对象在广袤的空间范围活动，情节发生的地域铺散在广大的处所，单从场景的描叙来说就不可能逐一细微地给人以鲜明的印象，更不说从场景带出来的地方风情和烘托人物的氛围了。空间的广大常常带来小说人物的分散，也是人物刻画难以密致的障碍之一，以致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只能对人物和情节作粗线条式的刻画，不能把人物的心理描写置于重要的地位，影响个性的明朗度，从而影响小说烛照社会关系的深度。《金瓶梅》在中国长篇小说史上第一次把镜头聚焦到西门庆家族和一个小城市的范围，给小说形象的深度和密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又因为，小说辐射人生、揭示社会关系的广度是靠深度保证的，因此，《金瓶梅》得以通过一个家庭和小城市的风习，照亮了晚明市民社会极广的人生色相；正如《红楼梦》聚焦于大观园，依靠人物刻画的深度和密度辐射了十八世纪封建末世的无比深广的社会现象一样。

从本世纪起，不少小说研究者曾经揭集《红楼梦》脱胎于《金

瓶梅》。关于这，当然不能作胶柱鼓瑟的理解，那种将《红楼梦》的天才创造这里那里地都说成是生发于《金瓶梅》或竟是模仿后者的议论当然不可取；但是《红楼梦》在创作时受过《金瓶梅》的影响却不是无稽之谈。精神生产也和物质生产一样，必须依赖前人的创作经验的历史积累，并且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创新，都发轫于以往经验的变化和取舍，还依循着前人经验的定向和制约。这样才有所谓文化传统，才有历史的内在规律可得而掌握。曹雪芹不可能不受前人杰出的小说《金瓶梅》的影响，包括小说的意象结构和形象结构。天才不可能在没有历史渊源的环境下凭空出现。

例如，前面所说的将视角集中于一个家庭的活动和命运，《红楼梦》显然承袭了《金瓶梅》的艺术经验。当然，曹雪芹形象刻画的深度和密度又达到了新的高度。从意象结构来说，《红楼梦》早期曾有另一书名《风月宝鉴》，虽然由于后来曹雪芹的美学思想日益高扬，已经摆脱了《金瓶梅》的意象旧辙，但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和段落的描写，仍然留下了《金瓶梅》的意象——形象的痕迹。循这一题目，很可能是探索曹雪芹美学思想发展的极佳途径，可惜这条路尚待开拓。

《红楼梦》中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也有些个是和《金瓶梅》相近的，自然，相近不等于雷同。其中近似得太耀眼的，我想是尤二姐和李瓶儿。其余的人物或只性格的某一特征，或只遭遇某一方面依稀仿佛，尤、李两人则不论性格、命运的大关节，连细节描写都有其神似之处。许多人物性格相近似或有某些方面相近似，并不意味着是模仿或抄袭，社会上虽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但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性有其大齐之处，作家观照生活而创造人物，也不能不偶有不约而同的。如果将这些人物加以比较，不是描眉模眼，而是抉神髓于形迹之中，揭发出社会关系和审美内

容,即以美学的历史的方法加以开掘,是很有价值的。

在此以前曾有学者对《金瓶梅》和《红楼梦》作过各种比较,但都是零星的,或在相关的论述中顺便进行过一些探索,这方面还大有展开和深入的余地。冯子礼先生的这本《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是展开这一比较研究的新尝试。他在这两部经典性杰作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比较上都花了不少功夫,宏观方面有人物的总体比较,微观方面则有九对人物的比较,既涉及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带出小说的表现特征。这应该是研究小说中切入对象的一种有效方法。对他的这一成果的问世,我敬表示欣赏和祝贺。

目 录

序.....	何满子(1)
--------	--------

总论：贵族社会与市民社会芸芸众生的

绝妙的传神写照.....	(1)
--------------	-----

一 相悖互依 逆向同归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主人公之比较.....	(8)
---------------------------	-----

二 善恶殊途 美丑判然

——《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女性形象之比较	(25)
-----------------------------	------

三 “大家风范”与“小家子气”

——《金瓶梅》与《红楼梦》中两种 不同的主妇群的形象之比较	(38)
--	------

四 自尊与无耻之间的悲哀

——《金瓶梅》与《红楼梦》中两种 不同类型的帮闲形象之比较	(55)
--	------

五 魑魅世界 牛鬼横行

——《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官场描写之比较	(70)
-----------------------------	------

六 深浅有别 雅俗异致

——《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宗教描写之比较	(86)
-----------------------------	------

七 “卑贱”与“卑”而不“贱”

——《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小丫鬟形象之比较	(98)
八 浪荡败家 浪荡兴家	
—— 西门庆与贾琏形象之比较	(112)
九 都知爱慕此生才	
—— 潘金莲与王熙凤形象之比较	(130)
十 两个追求幸福而所托非人的“淫奔女”形象	
—— 李瓶儿与尤三姐形象之比较	(148)
十一 身贱心高 追求异趣	
—— 春梅与晴雯形象之比较	(164)
十二 杏红丹雅 艳冠群芳	
—— 孟玉楼与薛宝钗形象之比较	(177)
十三 两个曾经沦落的奇崛女性	
—— 宋惠莲与尤三姐形象之比较	(190)
十四 两个失落自我作无谓纷争的可悲人物	
—— 孙雪娥与赵姨娘形象之比较	(205)
十五 暴发千金与世家闺秀	
—— 西门大姐与贾氏四春形象之比较	(221)
十六 攀附者的辛酸和悲哀	
——《金瓶梅》与《红楼梦》中的两个姥姥	(236)
后记	(243)

总论 贵族社会和市民社会 芸芸众生的绝妙的传神写照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 人物群象之比较

《金瓶梅》和《红楼梦》真是两部奇书，以它们所表现的文化类型和审美格调而论，二书的差异何啻天壤，若以二书成就及其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而论，它们又都属里程碑式的作品，以二书相互关系而论，“红楼”之于“金瓶”不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它们真是一组天造地设的极好比较对象。研究者早有人注意到这点，而且也就此做过不少文章。文学是人学，就作品自身的研究言，我们应该把人物的比较提到一定的位置，给以足够重视。这方面学人也已做了不少工作，但总起来给人的感觉是还远远不够。这里笔者不揣浅陋，本着拾遗补阙的精神，在师友同仁所未曾为或不愿为之处努力做一点微不足道的探讨，对《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从不同的选取角度出发，作了较为系统的比较，以就正于诸同好。

做完了具体的分析比较的工作之后，再回过来从总体上给以综合，我觉得《金瓶梅》和《红楼梦》二书在人物的塑造方面有如下一些比较突出的异同之处。

一、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金瓶梅》和《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突破。

从神到人，从人的外在到人的内在，似乎是叙事文学塑造和

表现人的总的趋势。自叙事文学出现，一直到《金瓶梅》、《红楼梦》之前的志怪、神魔、讲史和传奇小说，它们所描摹的主要是神和超人。“神”自然距人更远，“超人”也非活生生的凡人可比。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羽的义，曹操的奸雄，武松的神勇，李逵的粗豪，他们在德行才智或勇技等方面往往超凡入圣，非人所能或非常人可及，笔记之志人虽犹今之“纪实小说”，多为实录，然而它所选取的着眼点，也是不凡，撇开故事性的特点，它也是“传奇”也。固然，神和超人也是“人”，也是人根据自己的样子塑造出来的，但那毕竟是夸张和变形了的人，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性丰满的人，而这样的“人”到了《金瓶梅》和《红楼梦》，就成功地出现了。比起它的先辈来，“金”、“红”中的人物有如下的特点：

(1)它所刻画表现的是现实生活中真的人，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变形夸张的传神写意画，而是如实描摹的写实画。无论是国公还是奴仆，贵妇还是村姬，膏粱纨绔还是市井游民，锦衣千户还是乞食帮闲，富室宠妾还是卑贱小鬟，他们都是生活中可以找到或可能找到的人，在德行才智、喜怒哀乐方面，他们无异于活生生的尘世常人。

(2)它所塑造的是有血有肉性格丰满的人，完成了从类型化到性格化的过渡。“金”、“红”之前的小说人物，基本属类型化的性格，论者或以曹操性格之复杂性为辩，其实曹操性格的复杂适为其“奸雄”性格的面面观，与西门及宝玉之丰满，犹不能同日而语也。以西门之淫恶，亦能待瓶儿竟多情，周济帮闲兄弟，亦非一味无义，小说写他的官场应酬及家庭燕谈，并非处处要表现他的“淫”或“贪”等等，而是要立体地、全面地表现“这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雪芹笔下的宝、黛、钗、凤、平、袭、鸳、晴，则更为血肉丰满了。

(3)适应表现类型化性格的需要,以往小说的题材,也是单色的,或重大政治斗争,或文士倩女的风月多情,更不要说“齐谐”“幽明”式的灵怪,“金”“红”中的人物,才全方位地活动在生活之中,人物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起居燕饮,才进入作家的视野,作全面描绘,才出现百科全书式的有极高历史和认识价值的丰富细节。

(4)以往小说的表现对象,主要为神和超人,为帝王将相,为才子佳人,“金”与“红”才出现芸芸众生的人物群落,“金”出色地描绘了市井的众生相,“红”第一次塑造了一系列的光彩夺目的女奴形象。

以上四点为二书对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贡献,为其共同之处。下面几点为其相异之处。

二、《红楼梦》以褒扬“情”为主旨,《金瓶梅》以暴露“欲”为主调。

《红楼梦》和《金瓶梅》中人物的活动或性格的形成都以市民社会的兴起为背景,明中叶以后在东南沿海的商业都会中,市民阶层开始崛起,经过明末清初战乱的摧折到康熙乾之际再度复苏,虽然彼时他们的力量还十分微弱,但比起已进入末世的封建势力,他们表现出了一定的朝气和自信,他们不光在实际生活中以自己的情趣自发地腐蚀和浸染着旧的社会机体,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发出了一些体现他们历史要求的呼声。《金瓶梅》通过一个市井富商家庭生活的描绘,表现市井社会与庄严静穆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的大异其趣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势力的扩张;而《红楼梦》则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角度通过贾宝玉等人物提出了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初步要求。它们的人物或者以自发的情趣,或者以朦胧的理性思考汇成了一股反传统的力量,以对情欲的张扬冲击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陈旧生活信条和哲学观念。

虽然如此，二书又很不一样。《金瓶梅》主要篇幅是用来淋漓尽致地描绘渲染西门庆和潘金莲为代表的男女们的淫糜和贪婪，那里真是一切“有钱便流，无钱不流”，凭着金钱的力量西门庆可以恣意玩弄妇女，而那些妇女也都以无耻出卖色相为自得。虽然，作者在书中一再标榜自己在箴诫“酒、色、财、气”，但全书对于西门庆等男女淫秽生活的淋漓尽致的津津有味的描绘，很难说作者是批判还是欣赏这些东西。总之，《金瓶梅》通过自己对形象的描绘，极力渲染了人的“欲”——物欲，特别是肉欲。

《红楼梦》则不同，它所着力刻画的人物特别是他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则是“情痴情种”。贾宝玉的“意淫”、“体贴”、“情不情”、“多情”及“爱博心劳”等等，都可归结为一个“情”字，比起来，《金瓶梅》中的人“欲”正是宝玉所痛恨的“皮肤滥淫”，西门庆等正是“泥做骨肉”、“浊臭逼人”——虽然他们不同于红楼中的“男人”——的“渣滓浊沫”。红楼中人物向形而上追求，金瓶人物作形而下追求；红楼女性包括龄官和藕官，都是那样多情动人，而金瓶中女性几乎都十分不堪。金瓶中人表现的是市井之徒的自发欲望，红楼中人则寄寓着作者的历史性思考。

三、《红楼梦》用诗一样的笔调咏唱人性中的善和美，《金瓶梅》淋漓尽致地渲染人身上的丑与恶。

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是“情天”，笑笑生笔下的西门府是“孽海”。太虚幻境是“天上”的极乐世界，大观园是人间的女儿王国。“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一部“红楼”也是一部女儿的颂歌。这些女儿与那“泥做骨肉”的“浊臭逼人”的“男人”，成为鲜明强烈的对照。她们是那样美丽、聪明、善良、执著、痴情、友爱、多才多艺、富于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是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无论是黛玉

晴雯式的为作者极力歌颂的主要人物，还是莺儿、五儿式的作者对其不无批评的小人物，甚至像宝钗那样作者给予深刻批判的人物，她们，或者她们身上的某些方面，都有着与那恶浊世界成为对照的、美好的、闪光的东西，充满着天真的情趣，像诗一样读来令人心醉，表现出永久的艺术魅力。而笑笑生笔下虽由西门庆主宰实际上也是以女性为主的“金瓶”世界，与“红楼”世界恰恰相反，那一世界里，无耻出卖色相，恣意宣泄肉欲，献媚邀宠，争风吃醋，噬啮同类，欺凌弱者，人们脸上所呈现的不是凶相即是媚相，归根结蒂都是无耻相，那里是一片恶浊，浊臭逼人。“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枉为人也。”虽金瓶中李瓶儿与韩爱姐的后期也似痴情，可是不光她们性格的断裂不无可议之处，不光其情之所钟不足为训，而且这种“情”的星点亮光毕竟太微弱了，它完全被淹没在那一片浓重的黑暗之中，《红楼梦》读来令人缠绵心醉，《金瓶梅》读来叫人沉闷窒息。那罪孽的尘世，丑恶的众生，未见愤火的烛照，无有睿智的启迪，它极易磨钝人们的知觉，淹没人们的良知——世界也许就是这样的吧？那过于浓厚的丑恶与黑暗，也会冰冷读者的心。

四、《红楼梦》以典雅的韵致写上流社会，风流蕴藉；《金瓶梅》以粗俗的笔法写市井社会，刻露尽相。

《红楼梦》写贵族社会，《金瓶梅》写市井社会；贵族社会典雅，市井社会粗俗；《红楼梦》用的是文笔，《金瓶梅》用的是野笔。二书的作者都十分熟悉他们所描写的社会，都有非凡的文字功力，他们都十分生动地、全面地、百科全书式地再现了他们所要表现的社会，维妙维肖地再现了那一社会的芸芸众生相，使之各

得其所。不过，《红楼梦》作者能够站在贵族社会之上观照那一社会，而《金瓶梅》的作者则站在市井社会之中描摹那一社会，故《红楼梦》风流蕴藉，文质彬彬，富于情韵；而《金瓶梅》虽刻露尽相，然质胜于文，时露鄙野。

张竹坡谓：“《金瓶梅》于西门庆，不作一文笔；于月娘，不作一显笔；于玉楼，则纯用俏笔；于金莲，不用一钝笔；于瓶儿，不作一诨笔；于春梅，纯用傲笔；于敬济，不作一韵笔；于大姐，不作一秀笔；……此所以各各皆到也。”说明作者长于描摹刻画市井人物，出神入化，可谓的论。他又说：“倘他当日发心不做此一篇市井文字，他必能另出韵笔，作花娇月媚如《西厢》等文字也。”笑笑生能否作“韵笔”，且置勿论；但《金瓶梅》不作“韵笔”，竹坡讲对了，这也正是它不同于《红楼梦》之处。——《红楼梦》用的正是“韵笔”。

红楼的主人公“情不情”，不光对“女儿”从来不敢唐突，即使对草木也表现出一种富于诗意的怜惜之情，故葬花之举可以作为红楼人物的典型行为，成为美谈；金瓶的主人公淫恶，即使对其唯一钟情的女人，也是“你达达爱你好个白屁股儿”，且不要说其它更为不堪者。

红楼中女儿，以黛玉为代表，锦口绣心，诗魄花魂，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乃数千年古代文明之所钟；金瓶中女性，以潘金莲为代表，羊狼狼贪，肉欲横流，表现出冲出一切文明教养束缚的人的原始兽性的复归和张扬。大观园中即使那些微不足道的女奴，如晴雯撕扇，龄官画蔷，藕官烧纸，莺儿打络编篮，也都写得诗意盎然，文采流动，美丽动人；西门家中，即使丫头的玩笑，也满嘴脏话淫语，令人不堪入耳。两类不同环境，两类不同人物，一美一丑，一文一野，一雅一俗，不光审美格调，文化品格也完全不同。

五、《红楼梦》着力颂扬人的尊严、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金瓶梅》无批判地渲染人的奴性意识。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晴雯形象之光彩照人，在于她鄙弃奴颜媚骨，显露出了人的尊严的开始觉醒。司棋、鸳鸯的刚烈，芳官们的率性天真，玉钏、龄官的高傲，更不要说黛玉式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对叛逆婚姻的追求和执著了，“红楼”作者所极力颂扬的是那表现在众多女奴身上个性意识的觉醒；而“金瓶”中女性，虽然也往往表现出了很强的追求发展观念，但这种观念中却渗透了奴性意识。同样身贱而心高的女奴庞春梅，吴神仙相她“五官端正，骨格清奇，发细而浓，禀性要强”，预言她“必戴珠冠”，“定然封赠”，吴月娘等不信，她自己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各人裙带上的衣食，怎么料得定？总不长远在你家做奴才罢？”可她的“志大心高”也不过是向高枝儿爬上去，她的追求和历程也不过是如下的三部曲：得志的奴才——得宠的小老婆——得意的官太太，其实现方式不过是以色邀宠，取得西门庆和周守备的欢心，而对待不如自己的奴隶，他表现得比主子还要凶恶百倍。在“狼”面前，她显“羊”相——虽然是一只刁钻的“羊”；而对“羊”，她则是一只穷凶极恶的“狼”，这正是十足的奴性，而作者对此还表现得相当欣赏。而晴雯的高傲却表现为在奴隶主面前的奴隶的骨气，她不是以自己的色相取得宝玉的欢心而是以知音取得认同，她与黛玉的关系也是如此，她对小丫头态度不好虽然也表现出等级观念，但其主调则是鄙视奴隶身上的贱骨，而对个性比较解放的小丫鬟，她则引为同调。作者所热情讴歌的正是这种与奴性对立的人的尊严与个性意识的觉醒，而以“女儿”为寄托。金瓶中的女性，普遍表现得轻贱、愚蠢、丑恶、同类相残、奴颜婢膝，而作者往往是以漠然的甚至欣赏的态度表现之。

一 相悖互依 逆向同归

——《金瓶梅》与《红楼梦》主人公之比较

文学首先是美学，从审美角度看，《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个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正是对立的两个极致：一个美哉善哉，一个大丑大恶；一块晶莹灵秀的美玉，一堆浊臭逼人的垃圾；一边是醉人的诗意芬芳，一边是人欲横流铜臭熏天，——他们除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难道还有什么共通之处可言吗？

有的。

对“礼”的挑战和背离

中国古代的社会精神，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礼。荀卿曰：“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真是大哉礼也！什么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敬天法祖、劳心劳力，等等，所有体现宗法等级制度的一切规范，都由它作为最高象征体现出来了。由它所规范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不逾矩的理想社会，真是雍穆庄严，恂恂如也，穆穆如也。

宋明以后，这“礼”又进一步僵化为“理”，“存天理，灭人欲”，面孔愈加森严起来。可严酷并不意味着有力，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随着都市商业发展而兴起的

市民阶层，正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自己，而《红楼梦》和《金瓶梅》正是这一社会存在的产物。

一反古代文学的雍穆庄严和文质彬彬，《金瓶梅》洋洋百万言的大作渲染的却是“酒、色、财、气”，——尽管作者经常在行文中间向人们进行着劝诫“酒、色、财、气”的说教，特别是“色”与“财”，也即物欲和肉欲，则更是小说的描写中心。一边要“灭人欲”，一边在张扬人欲，作者的主体追求与小说的审美价值且勿论，正是在这一点上，《金瓶梅》具有着反传统的意义。它是邪恶的魔鬼，但却亵渎着传统的神圣殿堂。固然，暴露权贵或为富不仁的“人欲”，是进步文学的一个传统的主题，但是，《金瓶梅》之异于其它者，其主人公靠着金钱的力量起家，靠着在商品流通中不断膨胀的财富而不断扩展力量，由一个市井浪子逐渐变为山东屈指可数的暴发户大官商西门大官人、西门大老爷，他的地位与欲望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膨胀而膨胀，直到最后纵欲而身亡家败。作者不厌其烦地、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它的主人公的“欲”的膨胀与实现的过程，在表面上和理性上似乎在暴露，在感性上则在渲染，而在潜意识上和实质上则在欣赏着这“欲”，它的形象蕴涵与主体倾向都异于它以前的文学，包括《三国演义》与《水浒》这样的通俗小说在内。从审美的角度视之，这种“欲”的大肆渲染与张扬无疑是一种“丑”，故尔四百年来，人们称之为“淫书”，总是对之大张挞伐，而旧时代的推崇者又往往从封建伦理出发曲为之辩：大家都弄颠倒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金瓶梅》的反传统价值难道不是与它的“丑恶”有着互相依赖之处吗？

无独有偶，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的作者经常出面宣扬的是“空”与“冷”，但它的形象自身所辐射出的却是“色”与“热”。——真是地道的“红外线”！然而它却不是“金瓶”之“色”，